

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丛书

鹰与龙

全球化与16世纪欧洲在中国和美洲的征服梦

〔法〕塞尔日·格鲁金斯基 著

崔华杰 译 季发 刘家峰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丛书

鹰与龙

全球化与16世纪欧洲在中国和美洲的征服梦

〔法〕塞尔日·格鲁金斯基 著

崔华杰 译 季发 刘家峰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 - 2016 - 11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鹰与龙: 全球化与 16 世纪欧洲在中国和美洲的征服梦 / (法) 塞尔日·格鲁
金斯基著; 崔华杰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203 - 2932 - 3

I. ①鹰… II. ①塞…②崔… III. ①殖民主义—历史—研究—
欧洲—16 世纪 IV. ①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5035 号

L'AIGLE ET LE DRAGON

by Serge Gruzinski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12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张 湊

责任校对 林玉萍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93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向西注目

理查德·瓦格纳：（《王者之心》I，第1页）

献给 安格斯·方丹（Angès Fontaine）

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丛书

顾问：

李伯重

王学典

曼 宁 (Patrick Manning)

格鲁金斯基 (Serge Gruzinski)

主编：

李中清 刘家峰

编辑委员会：

包华石	陈怀宇	陈尚胜
-----	-----	-----

顾璠斋	和文凯	黄纯艳
-----	-----	-----

蒋竹山	李怀印	李雪涛
-----	-----	-----

李中清	刘家峰	王立新
-----	-----	-----

王元崇	岳秀坤	仲伟民
-----	-----	-----

“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丛书”出版前言

全球史 (Global History)、跨国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 近年来已成为国际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全球史”、“什么是跨国史”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全球史、跨国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视野,已得到史学家的普遍认同。一般来说,全球史以全球性现象和全球化进程为研究对象,包括气候变迁、移民、贸易、帝国扩张,以及物种、技术、疾病、思想、文化及宗教信仰的传播;跨国史则以历史上的跨国、跨区域现象(未必是全球性的)为研究对象。两者的研究对象具有互补性,研究方法则趋向一致,皆打破了过往以民族、国家作为单元和视角的研究范式,重视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联系与互动,将全球共同关心的话题纳入研究视野。

1963年,美国学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的出版,标志着全球史正式登上学术舞台。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史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等多个国家蓬勃发展,以全球史或跨国史为主题召集的学术会议显著增加,这一领域的论著出版也令人目不暇接,开设全球史课程的大学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开始传入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率先设立全球史研究机构,并创办专业刊物,全球史的概念、理论和著作得以迅速传播。

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大学成功举办,促使我们思考、探索成立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机构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希望借此推动全球史与跨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这个机构能成为山东大学历史学科与海内外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经近一年的筹备,2016年6月,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宣告成立,之

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座和论坛活动。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拟推出系列丛书，通过引进国外著作和出版国内同人专著、学刊等形式，展示全球史与跨国史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们衷心希望有志于此的海内外学者惠赐大作，奉献新知，共同打造好这一交流平台，推进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致 谢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感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历史学科的同事所提出的问题、表达的意见还有给予的批评。历史研究向来不能闭门造车，因此，全球史还有其他路径的史学研究，均需世界各区域的研究者交流思想，汇聚方法，融通体验。卡门·伯纳德 (Carmen Bernard)、路易斯·贝纳特·塔绍 (Louise Bénat Tachot)、亚历山德拉·鲁索 (Alessandra Russo)、阿方索·阿尔法罗 (Alfonso Alfaro)、德乔·古斯曼 (Décio Guzman)、鲍里斯·珍妮 (Boris Jeanne)、佩德罗·戈麦斯 (Pedro Gomes)、玛丽亚·马蒂尔德·本佐尼 (Maria Matilde Benzoni)、奥雷斯特·文特罗恩 (Orreste Ventrone)、朱塞佩·马可尼 (Giuseppe Marcocci) 等崭露头角的学者，提供动力，拓宽视野，解决不同的冲突问题，从而构成了全球史研究的基础。虽然说独木难成林，但历史学研究的著述，主要还是一个冒险。最后，衷心感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个依然特殊的处所，在这里可以另辟蹊径，可以放手冒险，可以畅想学科未来，正因如此，才使得它一直处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巅，毕竟它已懂得如何去打破不同时代和各色文明之羁绊。

塞尔日·格鲁金斯基

序 言

本书的作者塞尔日·格鲁金斯基，乃是其时代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出生于1949年）。在他开展历史学研究的初期阶段，他致力于墨西哥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后来，逐渐将论域扩展至整个拉丁美洲（巴西亦包括在内），其新近研究主要关注现代全球化（虽然说不管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文化全球化在近几十年来都突飞猛进，但现代全球化苗头的出现却更早）。在这本新著中，格鲁金斯基聚焦早期现代世界的两个区域：墨西哥和中国。

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历史学者在内，并不认为中国和拉丁美洲在16世纪有过多的关系（仅有的联系是中国货物运往马尼拉，然后通过所谓的“马尼拉大帆船”再运至阿卡普尔科）。因此，格鲁金斯基的贡献在于纠正了我们的错误认知。《鹰与龙》这部书就是法国学界所说“交叉史”（*Histoire Croisée*）在研究上的范本，所谓“交叉史”有时英译为“Connected History”（联系史），或译为“Transnational History”（跨国史），总之，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考察世界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联系。

有学者认为，“交叉史”自“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这个比较老的研究方法发展而来，但实际上“比较史”主要侧重不同社会之间的同和不同，基本很少谈及存在的可能联系。不过，在我看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关系上是彼此互补，而非相互对立。很明显，格鲁金斯基在这点上应无歧义。他的学术兴趣是在西班牙和中国这两个帝国，还有“鹰”与“龙”之联系，但是，其研究主要围绕其中的比较与对比，特别是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成功和葡萄牙征服中国之失事。在书中，格鲁金斯基对“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和“反事实历史”（Counter

Factual History) 进行了精彩的论说，想象着葡萄牙人成功和西班牙失败可能带来的结果。毕竟，当年墨西哥被赫尔南·科尔特斯带领下的数千西班牙人所征服，实际上这完全有可能避免。

总之，这部相对简短的著述，最大的价值不仅是探究两个帝国之联系，而且，还激发我们去反思帝国何以易受攻击，更促使我们反思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两个帝国为何走向不同的道路，事情为何会按照既定的方式发生。

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

目 录

致 谢	(1)
序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两个宁静的世界	(5)
第二章 向世界开放	(21)
第三章 世界终究是圆的	(30)
第四章 跳到未知世界	(37)
第五章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书籍和函件	(51)
第六章 通使还是征服?	(67)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103)
第八章 给他者命名	(118)
第九章 火炮的故事	(135)
第十章 晦涩还是透明?	(147)
第十一章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160)
第十二章 犯罪年代	(176)
第十三章 白人的位置	(194)
第十四章 战后之人事	(204)
第十五章 南部海域的秘密	(215)
第十六章 中国近在眼前	(231)
第十七章 当中国醒来	(241)
结论：面向文艺复兴时期的全球史	(262)
参考书目	(269)
译后记	(283)

绪 论

安德洛玛刻：“特洛伊之战不会发生，卡珊德拉！”

让·季洛杜：《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

阅读 20 世纪上半叶一些作家的著述时，我偶然发现了从墨西哥到中国的研究路径。比如，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多年前就使我萌生出一个著述题目的想法——“中国战争不会发生”，但后来被我弃之不用。还有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描述的栩栩如生的世界，给我们现在的理解提供了很多助益。在 1929 年上演的多幕剧《缎子鞋》中（*The Satin Slipper*），来自地球各个区域的人们，彼此高谈阔论。克洛岱尔这样解释说：“这出戏的舞台是整个世界，尤其是 16 世纪末的西班牙。”作者还自称“压缩了国家和时代”，其本人虽然没有自称为历史学家，但是，却让读者陷入全球化的风暴之中^①。克洛岱尔的“全球化”，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它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远征的结果，在 16 世纪迅速发源。不管是阿兹特克（Aztec）这头“鹰”，还是中国这条“龙”，都经受了欧洲人不甘平庸而带来的首次后果。

全球化不等同于欧洲扩张。所谓的“欧洲扩张”，要调动数量庞大的技术、资金、精神和人力。它是政治意愿、经济考量和宗教愿望的后果，不管如何，结果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士兵、船员、教士还有商人被派

^① Paul Claudel, *Le Soulier de satin*, Paris: Gallimard, 1997, p. 15; 英译本见: Fr. John O'Connor, *The Satin Slipper or The Worst in Not the Surest*, London: Sheed & Ward, 1932; 1945 年再版, p. xxvi. 1985 年, 该剧被拍成电影, 导演是葡萄牙人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 (Manoel de Oliveira), 该电影 2004 年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 2010 年在纽约先后公映。

遭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伊比利亚的扩张，触发了连锁反应，甚至带来很大震动，最终动摇了整个社会。美洲即是其中的例证。在亚洲，伊比利亚人遇到了势力更强的抵抗，而在非洲他们却没有陷入泥淖，困进雨林。这样，便产生了不屈不挠的欧洲人形象——不管是认为其具有英勇事迹和文明美德，还是对之不屑一顾，事实证明这种想象根深蒂固。这是线性史观和目的论史观所致，时至今时，这种想象还在误导着历史学研究者 and 读者。

在伊比利亚扩张这个事例中，最让人误解的就是其带来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定义或能概括为，世界上原来互不知悉或相距万里之遥的地区，现在扩散建立各种类型的联系。16世纪的全球化，史无前例的互动在彼此发生，从而影响到欧洲、非洲、亚洲还有新大陆（the New World）。一个环绕地球的网络正在编织，虽然脆弱，虽然布满孔洞，虽然稍微用力就能被扯碎，但是，它终究摆脱政治与文化边界之局限。非洲人、亚洲人还有美洲印第安人，在这场全球化的大戏中只是无奈的配角。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在这个阶段或者说在至少150年里，则提供了宗教、商业和帝国主义的养分。正如《缎子鞋》里中国仆人向美洲总督唐·罗德里格（Don Rodrigo）所说：“我们相互俘虏，彼此都无法摆脱。”^①

在当时的时代，有多少人能察觉到这点呢？实话说，这对主仆目光的穿透力，超过了此后研究他们的历史学者。16世纪的很多人，不仅是欧洲人，只是注意到周边所取得的发展的规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基于传教团体所打开的视角，将这些事物纳入宗教话语进行理解。但是，全球化同时也影响到一些人，这些人有意识地加速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有意识地发现无限多样的土地和民众，有意识地通过向其他世界的投资来攫取最大的利润，有意识地在已知空间无限扩张——虽然伴随着风险。最富有好奇心的，恐怕就是游历者，虽然说没有本地向导的帮助，他们基本上不知东西南北。

美洲的发现，还有墨西哥的征服，只能归功于一些历史人物，如科尔特斯，还有哥伦布（Columbus）。这虽值得商榷，但大体适当。时代

^① Paul Claudel, *The Satin Slipper*, p. 30.

之久远，无知之增多，不得不让我们接受此类“急就章”。然而，全球化没有发明人。这是对伊比利亚人率先触发的震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回应。当面临这种预料不到且不可思议的后果时，结果是很多历史事实变得交错不清，错综复杂。事实上，全球化的过程绝不是残酷无情，也不是不可逆转的，它只是机械地完成一个预想的计划，最终带来一个标准化的世界。

因此，若是认为我们现在的全球化源自柏林墙的倒塌，那则是不正确的观点。同样，如果说全球化这棵参天大树是由伊比利亚人栽种，那也是一种错觉。然而，如果我们认可这段缺失的直接联系或线性关系，不是将历史进程演变为不重要的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应感念这段遥远的年代。正是在16世纪，人类历史开始在世界舞台上书写。在这时，世界不同区域开始加速建立联系：1492年后欧洲和加勒比（Caribbean），1513年后里斯本和广州，1517年后塞维利亚（Seville）和墨西哥，等等。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这也是本书的写作中心：正是伊比利亚人的全球化，欧洲、新大陆和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伙伴。时至今时，中国和美洲在全球化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们为何还有如何来到世界棋盘，对向而立？还有，美洲在今天何以显示出疲态之迹象，而中国看起来随时取而代之，而跃居世界之首？

笔者在早期的著述《那里是什么时间？现代黎明前的美洲和伊斯兰教》中，讨论了16世纪时伊斯兰世界和新大陆世界所建立联系之性质。在那时，这些地区遭受了欧洲人首次全球性扩张所带来的影响。哥伦布曾认为，他的发现之地黄金遍地，能够帮助基督徒重新夺回圣地耶路撒冷，赢得与伊斯兰教的战争。当看到《古兰经》没有记载、伊斯兰学者也不知悉这块大陆，关键是这块大陆还臣服于基督教教义并播下信仰的种子，奥斯曼帝国感到惴惴不安。若不考虑到16世纪之后伊斯兰世界、欧洲、美洲之间的相互关系史，就很难考察逐渐给世界带来共同历史的全球化。但仅仅止步于此吗？如果说伊比利亚人的全球化率先发现了世界4个区域之外的地区，那么，中国突然出现在欧洲人和美洲人的视野，则不啻另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基本在同一时期，在发现墨西哥时，我们长期以来将关注点放到中美洲上，还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尽

头，事实上结果却正如古代墨西哥人所声称的，它实际处于世界的中心。

在16世纪，伊比利亚人曾两度希望征服中国，但其目标从未实现。套用让·季洛杜的戏剧名，“中国之战不会发生”。在过去，一些人后悔得太晚了。而现在，包括笔者在内的其他人，将要反思殖民美洲和探索太平洋同期的这些征服梦之经验教训。中国、太平洋、新大陆和伊比利亚欧洲，是这段历史的主角，这段历史起源于它们之间的相遇与冲突。这可归纳为以下寥寥数语：伊比利亚人在中国的失败与在美洲的成功，发生在同一世纪。16世纪的全球史揭示出来的内容，可以视为解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种路径，其中，少一点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许更能迎合当今的时代。

第一章 两个宁静的世界

对于亚洲，我所恐惧的是我们自己未来的一种前景，也就是亚洲目前正在经历的景象。在印第安美洲，我执念不忘一个时代的出现，……当时人类和其所居住的世界极为协调。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①

1520年，在拉丁基督教界，查理五世（Charles V）、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亨利八世（Henry VIII）是三颗冉冉上升的红星：与这个新世纪同时诞生的查理大帝，1517年开始统治卡斯提尔（Castile），1520年在德国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可以说见证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弗朗索瓦一世于1515年登基法兰西王位；亨利八世在1509年在英格兰加冕为王^②。与此同时，在葡萄牙，其年迈的国王“幸运儿”曼努埃尔（Manuel），却依然充满活力，还打算与都铎王朝国王的妹妹成婚。面对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竞争，查理大帝和曼努埃尔均在海洋上滋养雄心，欲将王国触及其他世界。1519年11月，一位西班牙远征家，名赫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带领一小撮步兵和骑兵，侵入了墨西哥。1520年5月，一位名叫托梅·皮莱资（Tomé Pires）的葡萄牙外交使臣，进入中国的南京，获正德皇帝召见。朝鲜文献披露，出现在朝堂上的这行葡萄牙人，对向导兼通事的穆斯林商旅火者亚三（Khojja

^① Claude Le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tans. J. and Weightman,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2, p. 150.

^② Jean-Michel Sallmann, *Charles Quint: L'empire éphémère*, Paris: Payot, 2000, p. 100.

Asan) 之侍奉分外中意。^① 基本在同一时期, 在墨西哥, 科尔特斯遇到了三邦联盟头领, 即“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玛 (Moctezuma)。

两位皇帝

先从正德帝说起。1505年6月, 朱厚照在北京继承其父皇弘治的帝位, 改年号为正德。当时他只有14岁, 是明朝第10位皇帝, 位居大宝直至1521年驾崩。^② 史官对其统治多有指摘。按照他们的记载, 正德帝不务国事, 醉心玩乐, 还喜欢走出京师外出巡幸, 放任贪得无厌的太监侵吞财富。

事实上, 正德帝勇于挣脱臣工束缚, 重新更张前朝蒙元时代的开放乃至世界大同主义。大部分时间里, 他走出宫殿, 要么结交西藏僧人、穆斯林阿訇、中亚工匠、女真或蒙古的护卫, 要么接见远来北京的外国使臣。为与中亚穆斯林势力修好, 他还甚至禁止京师杀猪。1518年和1519年两年间, 他先在北方与蒙古军队作战, 接着又到南方的江西戡乱, 后平定宁王叛乱, 将之在通州处死。但是, 这对其形象的改变并无裨益; 在正德帝死后, 史家仍然是斥责其统治“无道”“末世”。流离失所的农民去往矿厂或者是流往城镇, 暴发户四起, 传统文化遭到摒弃, 地方习俗经历突变^③, 官吏敲诈勒索, 民众骚动不安, 与倭寇的私通贸易屡见不鲜, 这些均是史官的笔下之词, 基本缺少正面褒扬。此外, 自然灾害频发, 特别是1511年洪灾、饥荒接踵而至, 造成严重危机, 影响着整个社会。然而, 也是在这个时代, 帝国创造出的财富难以估量, 物质生产极为丰盈, 对外商贸空前昌盛。^④

1520年, 在横贯中国南北的首要水路通道大运河上, 酒悖状态的

① David M. Robinson, "The Ming Court and the Legacy of Yuan Mongols", in David M.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 - 164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02, 引自《中宗大王实录》。

②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London/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144.

③ Ibid., p. 146.

④ David M. Robinson, "The Ming Court and the Legacy of Yuan Mongols", p. 401.